**Unit 7**

**Passage A摇头丸苦海无涯**

我听到许多人谈论摇头丸，说它是一种奇妙无害的麻醉品。对此，我只能暗自感叹，"要是他们知道就好了。"

　　我是在宾夕法尼亚的一个乡间小镇长大的。在那个地方，你叫什么名字，你是干什么的，你吃的是什么，以及诸如此类的事儿别人都了如指掌。那时，我是一个门门皆优的好学生，是大家公认的一个乖孩子，人人都喜欢我。毒品与我的生活中根本不沾边，从来也没去想过--我别的事情还忙不过来咧。

　　我一直梦想到纽约市去学表演，然后从事舞台表演生涯。后来，我妈带我到那座城市去上表演艺术学校，实现了我的梦想。你能想象得到，这与家里相比可是大不一样。

　　我接触到了许多新朋友，新观念，接触到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也使我开始接触到了毒品。我在艺术学校遇到的那些人多数都已经有多年的吸毒经历。当时我觉得通过吸毒我可以真正融入他们那个世界，可以加深我与他们的友情。我试过大麻，甚至还试过一点可卡因，不过，永远改变了我的生活的是摇头丸。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用摇头丸时的感觉：浑身上下飘然若仙。我甚至感受到了宇宙的脉搏，宛如某种神奇世界的铁锁被我豁然开启，让我顿入天界一般。我当时心想，能够让人感到如此美妙的东西怎么可能不好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发生了变化。我毕业后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吸用毒品，尤其是摇头丸。我自己吸毒并开始看不起那些不吸毒的人。我成天与吸毒者为伍。我已经从一个不沾毒品的女孩变成了一个没有毒品就难以度日的女人。

　　仅五个月的时间，我就从一个追求梦想，对生活还有些责任感的人，变成了一个对一切都无所谓的庸人。而且，我走得越远，我越发陷于黑暗孤寂的深渊。我一旦入睡，便会噩梦连连，颤抖不已。我肤色如灰，头痛欲炸，精神也开始错乱起来。对此我全然没有理会，以为这一切都是正常的，直到有一天夜晚我觉得我就要死了。

那天夜晚，我正和几个朋友坐在长沙发上看电影，起初还感觉正常，可是突然我觉得仿佛想要从自己的躯壳里蹦出来似的，各种各样的念头、恐怖无比的景象和扑朔离迷的幻影在脑海里闪烁。当时我觉得我撞见了魔鬼。我不停地问朋友们我是不是已经死了。在发作的高峰，我感觉我仿佛象心脏病发作了一般。半夜时候，我总算拿起了电话，拨通了我妈妈的号码，叫她赶紧来接我。第二天一早她来了，把我从公寓里拽了出来。

　　在我妈开车带我回宾夕法尼亚州我们的家庭医院的时候，我迷迷糊糊，忘了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路上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卷曲着身子，倒在汽车的后座上，而我妹妹一直在尽力使我安静下来。

　　在一种极度的迷茫状态之中，我在病房里度过了14天。这就是摇头丸给我带来的结果——还不止如此。医生们给我的大脑作了一次扫描检查。当我看到检查结果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扫描显示我的脑电图上呈现好几处黑斑。医生们告诉我说，这些黑斑出现的区域正是大脑执行记忆功能的区域，表明我的大脑活动已经产生了某种病变。

　　自打我看到那张脑电图之后，我的生活就如爬坡上坎似的变得艰难起来。

　　我总是听到人们说，摇头丸是一种令人愉悦的无害麻醉品。然而当这种”无害”之药一点一点地侵蚀了我的生命的时候，哪里还有愉悦。摇头丸夺走了我的体力，我的追求，我的梦想，我的朋友，我的公寓，我的钱财，而最为重要的是，它夺走了我的心灵。我每天都在担心自己的未来和健康。我的前面有许多高山险阻。但是，我要不断地翻越攀登，因为我是为数不多的幸运儿之一。

　　我得到了第二次机会，而这并不是人人都能得到的。

大学英语课本翻译----大学体验英语第三册课文翻译。

**Passage B缉毒斗士**

比利·怀特上身穿着一件背后印有”警察”字样的夹克外衣，下身穿着一条牛仔裤。他携带的手枪是一支9毫米口径的格劳克手枪——这是纽黑文警察局的标准配置。在怀特周围，他看出有州警察，麻醉品管制局的特工，美国地区警察局的警官，联邦调查局特工以及其他一些跟他一样的警探。在场的还有烟酒及火器管理局的反毒品调查人员以及附近几座城市警局的情报官员。怀特四下环视了一番：这就是他的人，他的战士们，那些将与他并肩战斗在前线的人。这就是纽黑文打击贩毒集团别动队，而带队的便是比利·怀特警官。

　　此刻是凌晨3点时分，大多数警员从头一天早上起床后一直干到现在。然而，他们今晚仍然谁也别想合眼。今天他们将有重大的行动。数小时以前，怀特就在办公室里备好了逮捕证。与此同时，纽黑文机场也悄悄地集结了大批从纽约和华盛顿特区飞来的联邦特工。他们然后赶到纽黑文城西角集中。别动队当晚的战地指挥部就设在城边的一座空楼里。这支由300名联邦特工、州警察和当地警察组成的联合部队已经集合完毕，现在他们正准备研究下一步扫毒战役的行动计划。

　　怀特聆听着他的朋友凯文·克莱恩对这支整装待发的执法部队所做的战前动员。克莱恩是一位联邦调查局特工，也是该别动队的最早的成员之一。克莱恩交代了今晨缉毒战斗的作战计划：警员们将组成若干作战分队，包括若干个搜捕队和后援队。执行搜捕任务的各小队领到一整套搜捕资料，包含每一位嫌疑犯的姓名、住址、照片以及联邦法院签发的搜查证。凌晨5时30分，各小队到达各自的指定位置，分头执行任务，准备展开最后一步行动：逮捕疑犯。

　　怀特一边听着，一边心中自问：别动队能成功地完成作战任务吗？大厅里所有其他的人也一定在想同样的问题。怀特是土生土长的纽黑文人，他依然记得以前的纽黑文，那时在人们的眼里还是一座宁静的小城。1960年只有6起谋杀、4起强奸和16起抢劫报案。但不久以后，贩毒集团在城里开了张，黑帮的地盘争夺战也开始了。随着黑帮的到来，黑帮暴力接踵而至：驾车枪击，杀害无辜百姓，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肆杀戮。到了1990年，发生了31起谋杀案，168起强奸案、1784起抢劫案。”那时这里简直就象地狱，”怀特回忆说，”我当时心想，’咱们警察都干什么去了？’”

凌晨6点正，别动队准时协调出动搜捕，捕获了名单上32名疑犯中的29名。纽黑文地区的所有逮捕行动都进展顺利，均未出现变故。此后，联邦调查局特工罗伯特·格雷斯比诺对警察表现出的激情深有感触。”场面真是感人，”他告诉记者们说，”有的纽黑文警察的眼里都噙着热泪。”当然，比利·怀特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们还捕到了几条大鱼，几个交易量达到好多好多好多公斤的家伙，”怀特说道。在被捕的29人当中，大约有13人是哥伦比亚公民。别动队还成功地抓获了许多与货源公司有联系的毒品进口商和经销商。”在纽黑文破获的核心组织与迈阿密、圣胡安以及卡利等地都有直接的联系，”格里斯皮诺说。

　　与此同时，卡利毒品联盟的全部首领集团也基本上被哥伦比亚的一支警队连锅端掉。9名卡利大毒枭中有8人已经向哥伦比亚当局投降，或在与警方的枪战中被击毙。今天，纽黑文的居民们又可以大胆地走上街头。居民们感到比以前安全了许多。事实上，别动队的成功行动已经引起了全国的关注。而对比利·怀特和他的警队来说，他们将一如既往地从事他们一直所从事的事业。”我认为最终我们将打赢这场禁毒战，”怀特说，”到那时或许我已经不在了。但是我认为，总有一天我们这些人会无事可干，因为这座城市将不会再有黑帮存在了。”